

文艺报

WENYI BAO

2010年9月20日 星期一 第12期



本期专刊由中国作家网协办

新作品

杨绛

毛乌素沙漠的月亮

□陈忠实

朋友电话约写一点有关月亮的记忆。话尚未落音，我的心底便有一轮又圆又大的满月缓缓浮现出来。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月亮，在毛乌素大沙漠的天空悬浮着，也沉浮在我的心底，整整25年了。

那是1985年的酷暑时月，由路遥挑头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促进”二字彰显着这次会议的主旨，却也明白不过地提醒与会作家，应该考虑长篇小说创作的探索了。客观的情况是，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青年作家，正热衷于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作协领导有点着急，需要促进一下。会议的第二阶段由延安转移到毛乌素大沙漠中的塞北重镇——榆林，作家们的兴致更高涨了，纷纷表态要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列入最近的写作计划，“促进”促得会上会下的气氛十分热烈。挑头的路遥无疑也很鼓舞，顿时突发奇想又别出心裁，要搞一场篝火晚会，就在荒无人迹的毛乌素沙漠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场浪漫而又颇为新潮的晚会。

柴火是向当地乡民购买的，一捆一捆干崩崩的沙柳梆子，见到引火便蹿起火苗，得着沙漠夜风的鼓吹，火势顿时便起一丈多高，把刚刚降下的夜幕现出一片光亮的空间。与会的这一茬作家正值青年壮年，又得着思想解放的时风的鼓舞，全都围着噼啪爆响的火堆几近疯狂地蹦蹦跳起来，很难看到谁有规范的舞步，都是随心所欲地胡蹦乱跳，夹杂着素来很难发生的野性的狂呼吼叫，把静谧无息的毛乌素沙漠吵翻天了。我也夹杂其中，蹦着跳着，便有了难得的一次尽情放纵的生命狂欢。不料有人从背后抓住了我的胳膊，不容分说把我拉出狂欢的人窝儿，说，咱俩散散步去。依声音辨识，这是诗人子页。

我便随着子页走，几乎是漫无目的的无意识行走，却恰恰走在往北的沙地上。往北无疑是更为荒凉的沙漠腹地。的方向。估摸不准走出多远了，篝火晚会的嘈杂的人声消失了，腾跃的火焰也看不见了，只有一片小小的略显红色的亮光标示着篝火晚会会场的方位。天上繁星点点，沙漠夜幕里仅有一丝微弱的亮色，我只能看见并排走着子页的人形，完全看不清他的眉眼。凭着感觉判断，已经走得很远了，恰好脚下踩到了一道沙梁，两人不约而同停住脚步。他坐下来。我也坐下来。白天被晒得烫脚的沙子似乎还有余温。他说了些什么话，社会热点话题或文学写作什么的，认真的和不认真的，正经的或不正经的，现在竟通通忘记了，一句也没留下来。同样，我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也通通忘记了，一句都回忆不起来。我俩在沙梁上对面坐着，此起彼伏地聊着（用西安当地话说叫“偏着”），仍然是谁也看不清谁的眉眼，依着说话的语调和口吻的缓急，感知对方的思想和情感。

无意间，我突然看见他脸上的轮廓了，不由一惊，瞬间就意识到月亮出来了。他几乎同时轻轻地惊呼：啊！多大的月亮！我转过身，就看见沙漠尽头天地相接的地方，浮现着一轮小碾盘般巨大的月亮，惊得我一跃身站立起来。子页也站起来了。

多大的月亮。我忍不住赞叹。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他也随口赞叹。

中秋节的月亮，在国人的知识和记忆中，大概是没有空白或缺位的。无论是皇帝臣子、富豪权贵，还是庶民百姓，贩夫走卒，无论男女老幼，也不论受过何等教育有何种背景，到了这一天，都会对月亮抱着一种与平日不同的、神秘的、甚至神圣的情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出心裁或胡思乱想，而是出自一个民族的精神认同，出自一种积淀既久的群体潜意识，出自一种普遍的信仰习俗。这种情感来自于对月亮的崇拜，来自于从远古起就逐渐传承下来的、甚至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一年一度的中秋晚上，月或晦或明、或阴或晴，都会给每个人带来各自不同的遐想和期待——八月十五，是我们民族的月神充分显现的一个好日子。

我对中秋节的认识和观念，大半来自于童年生活的赐予。多年前曾写过一篇《明月何时》，写自己对明月的渴望。从记事起到18岁离开家乡之前，家境贫寒，由于常年缺少油水，患了夜盲症，从太阳落山起，便被黑暗包围着，甚至在皎洁的月光下，周围的事物也是朦朦胧胧、影影绰绰，难见庐山真面目。但每到中秋节的晚上，全家总是照例在小小的天井里安放上一张平时吃饭用的小供桌，摆上一些刚从园子里摘来的瓜果等供品，祭祀“月亮娘娘”——学名说的“月精”或“月神”。祭拜月神，在村子里一般是女人的事，由母亲和姐姐操持。然后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坐在小马扎上，好奇地观赏和探究挂在天际的那一轮明月里的图画。老人们指点着说，月宫里有一棵高大的桂树，偷吃了长生不老药的嫦娥，飞到月宫里，变成了玉兔，被罚为西王母捣药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未有穷期，可怜见的！父母口头传递给我们的，当然不是唐人徐坚辑《初学记》引《淮南子》的“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嫦娥，而为月精”的故事，而是村子里世代代口传的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广寒宫里的美妙神话。我们孩子们举目远望着那轮遥不可及的茫茫夜空中的银盘样的月宫，对那个在桂树下劳作的玉兔，既敬畏又同情。显然，作为月精，与嫦娥相比起来，玉兔与月的关系亲 and 多了，更招人同情。对于农夫村姑们来说，谁不知道嫦娥就是河沟里的那些丑陋难看的癞蛤蟆呀。想必，从嫦娥到玉兔的转变，中间一定是经过了漫长而又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最初的时候，嫦娥在人们的心目中，也许并不是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丑陋角色，宋代及其以前的铜镜图案中，就有嫦娥为月精的形象，说不定就是某个古代部族或民族心目中月神的图腾影像，只要看看新石器时代陶器（如甘肃临洮、陕西姜寨）上的那些蛤蟆图像，就会明白这种推断并非毫无根据。不过，与人们祭祀的其他神灵不同，国人对月精的祭拜，似乎并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倒是多了一份温馨的同情和做人的训诫，如李商隐诗里说

多大多圆哇。我忍不住再说一句，便想到当属农历的六月十五或十六。

难得看见毛乌素沙漠的满月。子页庆幸地说。

子页是一位颇具广泛影响的诗人。我也算得一个作家。诗人的他和作家的我站在毛乌素沙漠里，面对初升起来的一轮满月，反复赞叹的词汇里，只有一个“大”字和一个“圆”字，竟然再反应不出一个更生动更美妙的文字来。我俩站在沙地上，看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缓缓浮升起来。沙漠里偶尔传来一声单调的野兽的叫声，我可以辨出是狐狸，城市长大的子页却以为是狼。月亮浮上天际大约有一竿子高了，似乎渐渐缩小了一轮，却更明亮更清湛了。子页突然对我说：“我有一个提议——”却不说提议的内容。我也没有急于追问。只见他俯下身去，在月亮照亮的沙地上摸索，终于找到几根沙蒿杆儿，去枝叶，盯着我说：“面对毛乌素的满月，咱俩发誓——”说着便跪倒在沙地上，把三根蒿草杆儿双手举起，反复三匝，插在沙地上，颇为郑重地发出誓言：“我对毛乌素沙漠的月亮起誓，和忠实老哥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看着他突如其来的甚为庄重的举动，虽然始料不及，却没有任何犹疑，瞬即便和他并排跪下了，捡起三根替代香火的蒿草杆儿，照他的动作做起；双手握住蒿草杆儿，从胸前举起到眉心，反复者三，同样插在他插着的蒿草杆儿的一边，也信誓旦旦地对着毛乌素沙漠上空的月亮起誓，誓词自然和他的誓词保持一致。待我说完，两人相应地转过脸来面对面瞅着对方，两双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便四仰八叉倒躺在沙地上，纵声大笑起来……

有人叫我和子页的名字，我俩当即应了一声，料想篝火晚会要收场了，我俩似乎还留恋这一方静谧神奇的夏夜的沙漠，更有沙漠上空越升越高也愈加明亮的月亮。奔到我俩面前的两位作家虚张声势，还以为你俩被狼吃了呢！我俩都不在意地笑笑。有位作家颇认真地渲染说，沙漠里的狼可厉害了，常叨牧民的羊。子页随机应变，从沙地上捞起他和我插下的蒿草杆儿，说：“我俩有金箍棒，什么样的恶狼都不怕……”

算不得结义，也算不得结拜，不过是面对沙漠上空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诗人子页诗性倾情的瞬间生发的举动。我之所以毫无疑问地响应，有一个基本的感知，就是子页弃政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热烈而又神圣的文学氛围里，辞去了给一位重要领导当秘书的工作，自愿调到文艺圈子里来，在作家圈里曾发生了好久一阵议论。任谁都能预料，为一位重要的一把手当秘书多年，仕途上绝不会亏他的；他却舍弃了，毅然投身到文学圈子来了，可见他对文学的痴迷和神圣。平心而论，我和他认识也有四五年了，来往屈指可数，他热衷诗的创作，我学习写作的兴趣却在小说，文学大圈子里有不同文学样式的几个小圈子。再说他住在西安城里，我住在白鹿原下的乡村，平素难得相遇。我对他最直接的印象，便是他舍弃官场投身文坛的举动，一个如此痴迷文学也神圣文学的同龄人，大致该当是可以信赖的……我便和他并排跪倒在毛乌素沙漠上，面对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之后25年，淡淡如水，一年半载遇合到一起，我看着他虽依旧浓密却大半花白的头，他瞅着我光亮的谢顶，互相先自笑了，竟然谁对谁都说不出一句客套的话，开口总是调侃。待喝过两盅之后，或他或我就会说起毛乌素沙漠里用蒿草杆儿作出对月起誓的事来，仿佛就在昨夜。可见毛乌素沙漠上空的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沉浮在我的心底，也在他的心底沉浮着。我便自然想到，如果谁有了无论大或小的苟且之事，沉浮在心底的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毛乌素沙漠天空的月亮，就再也浮现不出来了。原本仅属于诗人子页兴之所至的一项提议，其实不无玩笑有趣的成分，现在倒感觉到一种人生的颇可珍重的情趣了。

中秋对月思

□刘锡诚

的那样：“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随着年龄的渐长，读书的所得收益弥补了几时记忆和生活知识的不足和浅陋。诗人们的诗词，杂家们的志书，使我对中秋的认识逐渐全面而趋于理性。有学者说，中秋节起于唐代的赏月习俗，到宋代终于成为国家认定的节日。我对这种上层起源论或贵族起源论，多少有点儿怀疑，尽管看起来这样的论说很时髦。于中秋之夜，朱熹赏月（也叫“玩月”），把酒伤别，吟诗作画，果饼相邀，当然是远离了民众的文人雅士们的事体，大体上与普通老百姓无涉。但毕竟是诗人们给后人留下了咏唱中秋明月的千古诗句，让我们透过诗句体味着先贤们的悲悯情怀；毕竟是那些不思闻达的杂家们以自己翔实的文字记录下了人民大众在中秋之夜的祭月赏月实景，使我们可以复原真实的历史。

最近读到一份清宫的档案材料说：乾隆四十一年中秋节，乾隆皇帝是在前往盛京（沈阳）祭祖的途中过的。关于这次乾隆中秋祭月的始末情景，记载如下：

八月十五月初酉，在莲花套大营西洋房院内，坐西北、向东南设摆月光花插一个，挨插屏前，摆条桌二张，一字摆着。用黄缎桌套一个。安毕，茶膳房送摆供一束，十九品，摆三桌。从怀里往外摆。月光码两边，供子母藕一对（用斑竹竿，上捆鲜花，捆在月光码插屏架上）。供桌后桌边上供黄豆角两把（高一尺五寸，挨着月光码供）。头一路（供桌后桌边）中间设斗一个，上供大月饼一个（重十斤，彩画圆光）。斗左边鲜果三品，西瓜一品。右边鲜果三品，西瓜一品。二路，中间设香炉一个，左边茶三钟，西瓜一品。右边酒三钟，西瓜一品。三路，香炉前，中间设香炉一个，炉左边，月饼一品二个（每个月饼重三斤），蜡台一个（此供子母藕，豆角，十斤重月饼，三斤重月饼，俱系随便报发）。

万岁爷供前拈香行礼，还西洋房少坐。

酉正，小太监常宁传送上用黄野意酒膳一桌，十五品。用茶房紫檀木折叠矮桌摆。

景福阁的月

□叶广芾

儿时我住在颐和园大戏台东侧的小院里，那里有我的三哥和三嫂，他们都在园内工作。真正的家是在城里，那里有父母亲。三哥轻易不回城里的家，母亲偶来送些东西，也是搁下就走，三哥不是她的孩子。父亲也来，比母亲来得少，与母亲不同的是，他往往要在园子里住些日子，以慰藉我这个终日孤寂的小人儿。每逢这时，我便感到快活无比。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外间的北炕上，炕是宫廷中常见的样式，长度与屋宽相等，整个儿嵌在北墙上。雕花的炕架，低垂的炕帘，那窗像戏台的幕布，一放下，内里便黑咕隆咚，外面天亮了也不知道。父亲与我睡了两日，便说这炕“不干净”，使他净做噩梦，说这盘炕自砌成以来，不知睡过多少恩怨怨的人，百年前的事全到梦里来了。为此三哥借了玉澜堂门首西边一间小屋让父亲去睡，那里是值班室，有两张木板床，没有古老的炕。父亲只住一天，又回来了，他对我说玉澜堂里怨气太重，戊戌政变后，慈禧在霞芳室和藕香榭殿内刷了高墙，专作关押光绪皇帝之所，不宜人住。接着他就玉澜堂的夜晚而发挥，编就出一个与光绪品茗谈论古今的故事，内中自然还会有猪八戒和黄帝霸的出现，甚至连拖着大辫子的自尽于昆明湖的一代文豪王国维也由水中踏月而来，加入清淡之列。于是，出自父亲口中的玉澜堂之夜，人鬼妖聚集，热闹非凡，实实在在地让人向住了。如今看来，



总管萧云鹏用茶房如意茶盘请茶三钟、酒三杯。跪进，与上羹茶、酒，送焚化。毕，随撤供一桌。大月饼（十斤重）遵例收贮，除夕共进。随将三斤重月饼两个呈送。切一个，托一个，用金龙金盛，送上进。毕，赏随营妃嫔等位。整个月饼果报来之日，随果报带进京去，交与养心殿内总管王成，赏京内妃嫔、阿哥、公主等位。

供前鲜果、西瓜、月饼赏给随侍太监等。

内廷对中秋祭月的仪式是非常重视的。这次乾隆皇帝赴盛京途中遭遇的中秋仪式，尚且如此隆重排场，何况在宫中的例祭呢。回顾乾隆五年的中秋日，乾隆皇帝在恭侍皇太后至西苑万善殿礼佛，再游南海瀛台诸景时，写下一首打油诗：“金风玉露共徘徊，为奉慈母特地来。璧月圆时瞻月相，壶天深处是天台。香飘桂子堆金粟，酒献南山作寿杯。无限欢随攀辇道，人间端的有蓬莱。”那“金风玉露共徘徊”、“璧月圆时瞻月相”的宫廷祭月赏月之举，实在不过是祈愿皇帝至尊、皇权永祚的一种形式而已。

每到中秋，人们总是争说苏轼祝愿“千里共婵娟”的《水调歌头》词，尽管这首词是抒发词人对兄弟的祝愿之情，但由于

明月本无心

□巴 顿

她是大家的朋友，更是孤单的人的朋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哪怕只剩下一人独饮，也还有明月和我的影子同我做伴。明月本无心，为什么可以如此知情达意？

记得小时候的中秋，爷爷家阳台上的丝瓜藤生长得蓬蓬勃勃，爷爷或者爸爸陪着我坐在小板凳上看月亮。我一边吃着手里的月饼，一边对着银色的月亮流口水。看上去她比手里这块甜得多啊。一晃几十年，我长大了，他们却在一天天衰老。今年的中秋能否还像从前？明月还是明月，一直以来都是，大概也会一直是下去。西方中世纪的古老传说中，月圆之夜狼人就会变身，或许从那时人们就觉得不把自己变成狼吼两嗓子，就不能抒发看到月圆时的愉快吧。

但她也不常常是明亮和圆满的。一个月前，我还在内蒙

父亲以其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深入浅出地是为他的女儿编撰着一个又一个与“大灰狼”、“小红帽”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故事，多少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由玉澜堂之夜溢出，潜入一个孩子的心田。

一年中秋，父亲恰住园中，便携了我与三哥、三嫂同去景福阁赏月。景福阁原名昙花园，位于万寿山脊之东端，以听雨赏月的绝佳之地最受乾隆喜爱，后来慈禧重修改建成厅堂，赐名景福阁。年少的我，无赏月雅致，为三嫂所携之糕饼吸引，一门心思只在吃上。当时我口啃糕饼，偎依父亲怀抱，举目望月，居亭台楼阁与亲情的维护之中，此情此景竟令我这顽劣小儿也深深感动了。长大后读了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觉那逝去光阴的可贵，以致每每见月，便想起景福阁，那美妙绝伦的景致尚还存在，而那恬静温馨的亲情却是再不会有了。

那夜的月似乎给了我某种启示，父亲第二日返回，说是要去河北彭城。我从内心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这种依恋的深重超出了为一个6岁孩子的经历。我执意要与父亲同归，置三哥三嫂的阻拦而不顾，后来索性以号啕大哭来达到目的。三哥说：“今儿这孩子是邪了。”

那晚我终于与父亲手拉着手向颐和园东门走去，东天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我与父亲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宇。父亲穿着春绸长袍，我亦穿着三嫂给临时加上的小大衣，一老一小的影子映在回家的路上。我把父亲攥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松开，直至在车上睡熟。第三日父亲离家去外地，我和母亲将他送至大门外，母亲怀中还抱着两岁的小妹妹，父亲一步一回身地走了。我当时却突发奇想，赶上去陪着父亲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将父亲送到北新桥，送上开往前门火车站的黄牌有轨电车。父亲站在车尾向我挥手，示意我快些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我那颗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那一别，竟成了生死的诀别。我是父亲的孩子当中最后见到他的一个。不久，父亲因突发性心脏病，卒于彭城峰峰矿区，噩耗传来，全家惊呆，此事谁都知道，惟独瞒着多病的母亲。母亲系一毫无主见的家庭妇女，弱息孤儿，所恃以为活者，惟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我欲哭不敢哭，欲言不能言，含酸自咽，仰望中天，一轮月依然是朗朗地照着，让人不解。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因无直系血缘奔丧，全凭在彭城一位堂兄做主，将父亲的棺木丘封在峰峰矿区滏阳河岸。年年寒食，我都与母亲在路口烧些纸钱，祭奠父亲的亡魂；岁岁中秋，奠香茶一出月饼数块，徒作相聚之梦。随着岁月迁延，年龄增长，内心负疚愈深，对父亲，我生未尽其欢，死未尽其礼，实是个与豚犬无异的不孝孩子。

“文革”期间，京畿之地的祖坟被夷为平地，祖先骨殖荡然无存。父亲坟莹，远在峰峰，幸然得以存留。后来，当地发来急电，因要征地建楼，父亲的棺木需要迁移，逾期不迁，按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父亲有过三位妻子，子女也着实不少，然而众子女当时均是被揪斗、关牛棚、进学习班的对象，几乎找不出一个“干净”之人，无人能办此事。我虽年轻，亦顶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在荒凉的黄河滩充任猪倌。与兄长们相比，我毕竟有活动自由，便请假迁坟。队长出自侧隐之心，听了我的陈述，又念及我父乃一社会文人，非地富反坏右之类，慨然应允。我至今仍感念此君，他完全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不准我假，似乎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是我与父亲不解的缘分，命该如此，无人替代。

我和由汉中而来的妹妹前后脚到达了彭城。陌生的地域，陌生的语言，粗硬的饭食，在简陋的小土屋里便想见出父亲昔日的艰难，不是对事业百折千回的追求，他不会来这里。因事情急迫，那位堂兄已代尽子孝，做了艰巨的启坟拣骨工作，我们到达时，父亲的骨殖已分别用纸包了，装在一口纸箱中。追念前欢，想20年前给我编撰玉澜堂故事，在景福阁拥我赏月又在电车上挥手相别的父亲已变作大大小小的纸包，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父亲去世后，我又是孩子们当中第一个见到他的。是我将父亲送出京城，又是我将父亲接回家乡，送归母亲身边，似乎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是我与父亲不解的缘分，命该如此，无人替代。

峰峰矿区有响堂寺石窟，料理完父亲的事，我漫步上山，去寻找父亲的履痕。是夜，夜凉如水，月光如银，衰草寒烟中那些北齐时代的艺术珍品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料定，这必是父亲的长久驻足之处，也料定，父亲猝然倒在四千余尊精美的石佛之中，虽子女在身边，亦当含笑而去了……山间腾起的烟轻轻向我拢来，那其中有父亲的气息。头顶圆月，与昔日无异。我感觉到了，父亲就在我身边。遥望白天，不知月照景福阁的此刻，廊下可坐着我与父亲？

把人间的情圆情缺高度提炼和典型化了，才有这样的绵长的艺术生命。而今中秋，也许是面对时世的感怀和民众对“公平正义”诉求的认同吧，我却对唐朝曹松的一首绝句《中秋对月》涌动出一种别样的共鸣。他写道：“无云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盘上海涯。直到天头天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古之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今之富豪权贵，在中秋之夜固然举行豪华的祭月赏月活动，如上述乾隆四十一年之祭月赏月仪式，君不见，生活在草野中的普通老百姓也会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哪怕仅仅是仅供上几只从菜田里刚摘来的新鲜瓜果和自制的月饼，以虔诚的、悲悯的心，来表达他们对托身（或献身）于月、从而使月亮成为圆月的嫦娥的同情，和对由于种种原因（如战乱、工作）而使亲人朋友间无法团聚而渴望团圆的祈望！而如今我国的探月工程，把宇宙飞船定名为“嫦娥”号，正是对传统“月神”观念的一种肯定和发扬。

“不曾私照一人家”的月神，无私地把她皎洁的光芒平均地洒给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一视同仁，无论是官家还是百姓，不分厚薄，并无偏袒。中秋满月所显示出的这种公平正义的平民精神，怎能不令笔者为之动容呢！

古姥姥家住着。每天晚饭后，我都要陪着姥姥在小区里溜达一圈，然后在人工湖畔的长廊里停下。姥姥会和一些老朋友聊聊天说说话，我就在一旁活动身体。那些天，白天节节败退，8点钟不到就黑下来了。肯出来坐坐的老人也越来越少。姥姥坐在石凳上，总要数一数对面楼里亮的灯，总要念叨念叨有没有月亮。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的月亮就是昏黄的，被云雾缭绕着，挤在居民楼之间的缝隙间，好似无数阴影在她眼前晃动。这一天是“鬼节”，传说阴间的鬼魂都在这一天被放出来到处游荡。姥姥本不愿意出来的，是我给她壮胆，说有我在没有鬼敢靠近，不信则无等等。结果，这一天长廊里只有我们两人。空气浓重，没有一丝风，空旷的湖畔死静死静的。原本不了解这个节日并且表示不相信鬼的我，心里也凉飕飕的。那种气氛实在太诡异了。

八月十五将至，团圆赏月、走亲访友的传统在，加之举国放假，走在路上都能嗅到不少的过节的味道。而在我心里，七月十五空旷的湖畔和那颗昏黄的月亮也给“鬼节”的说法狠狠添了一笔。明月本无心，我怎么就多心了昵？怎奈我偏要多心，或许，我就少这么一个思念亲人的借口吧！

责任编辑：刘秀娟 电话/传真：1010165389071
电子邮箱：xinzuopin@126.com